

璧城记忆

## 李秀君：从华西坝走来的女孩

——纪念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李秀君

■李融

又一个春天，回忆，降临。在灿烂的阳光中，漫天飞舞。一个女孩儿披着一身花瓣，从成都华西坝走来，她那悠扬的歌声在朗朗晴空萦绕。

成都华西坝因校而得名，这所学校便是华西协合大学。在这里，中外名人比肩迭出，造就了中西融会，有理想，有学术，追求爱国进步的“科学与国际型的大学文化”，其教育宗旨为“鼓励学生实践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以实际行动，为将来服务社会做准备”等。

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音乐系，一个女孩儿从教育系转入音乐系三年级，主修声乐和钢琴。1950年，音乐系被撤消，音乐系的学生被转到其它学校或其它专业，惟有那个从教育系转入音乐系三年级的女孩儿，倔强地留了下来，她要继续学习音乐。

一年以后，在著名声乐家、教育家郎毓秀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女孩儿举行了一场个人毕业汇报音乐会。当这场声乐独唱与钢琴演奏相结合的音乐会录音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广播里响起时，人们惊叹于女孩儿的音乐才华，同时也对音乐学院的取消表示遗憾。人们称赞女孩儿的个人毕业汇报音乐会在华西坝堪称“空前绝后”。女孩儿

自豪地说：“非常有幸成为华西协合大学音乐系唯一的一届、唯一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女孩就是李秀君。

李秀君毕业后留华西协合大学音乐系任教，讲授声乐和钢琴课程，并指导校学生、教师合唱团。刚参加工作不久，她决定随工作队到西昌演出。人们劝她：那里有危险，土匪还未完全消灭，已经牺牲了一位年仅19岁的女干部。李秀君却毅然地背起简单的行囊，行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她仰望天空，扬声一曲《跑马溜溜的山上》，如云雀般婉转悠扬，带着泥土的芬芳。下雪了，她站在乡村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唱《北风歌》，雪花一片片地飘落在她的头顶，她挺直了那娇小的身躯。

1953年，李秀君从华西坝来到重庆北碚，在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现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任教，从此活跃在重庆教坛与歌坛。她讲授钢琴和声乐课程，后来专门从事声乐教学。她经常参加校内及民间的演出，担任独唱和领唱。她还在重庆广播电台录制独唱节目。她的音色柔润纯净，歌声婉转流畅。她既能用意大利语演唱意大利歌曲，比如《艺术家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人们都叫我咪咪》；也能够用法语演唱《小夜曲》《卡迪斯的少

女》……她长于美声唱法，在演唱具有中国民族风情的歌曲或民间曲艺时，则大胆地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相结合。比如，演唱苏州评弹——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琵琶的伴奏下，她用美声演唱，吐词清晰，声音明亮，将无限思念之音，高亢激昂之韵，唱得抑扬顿挫、淋漓尽致。

在声乐教学方面，李秀君注重教学方法，将抽象的声乐学习概念形象地进行表达。比如在讲授歌唱过程中“气息”的运用时，她说道：“放下一切，气息随着心一直往下沉，达到气存丹田……唱到高音时，‘榧子’（指人的身体）站稳，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她还注重“声情并茂”的运用。她说：“情为声之本，声为情之形”，声情并茂是声乐艺术的最高境界。”“用声音表达情感，一定要达到感人肺腑的地步。”她培养了大批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她的许多学生都获得过全国及省、市声乐比赛奖项。

人们最称赞李秀君的研究生宋扬。在声乐界，宋扬受到中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小燕的好评。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听了宋扬的演唱也赞叹道：“他的high c像金子一般。”宋扬能够娴熟地

运用美声、民族、流行三种唱法，有听众风趣地称宋扬为声乐界的“三栖动物”。宋扬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举办过近百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于1993年前往美国深造，后任美中文化教育基金会副主席，为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李秀君编写了教材《声乐理论》等，还翻译了《伟大的音乐家舒伯特》《伟大的音乐家瓦格纳》和《声乐集体中的个别技巧的训练》等。晚年，她致力于探索人的嗓音与医学的结合，力求通过矫治与医疗相结合，使嗓音达到最佳状态。她建立了艺术嗓音研究室，发表论文《发声矫治与医疗配合治疗嗓音疾患的探索》。退休之后，她仍不遗余力，担任校老年合唱团的指挥。

又一个春天，回忆，降临。在灿烂的阳光中，漫天飞舞。一个女孩儿披着一身花瓣，从成都华西坝走来，她那悠扬的歌声在朗朗晴空萦绕。李秀君，这个华西协合大学音乐系唯一的一届、唯一的一个毕业生，立足于北碚，将华西坝的教育宗旨带到北碚，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但她走了，光阴荏苒，她已经去世10周年了。但她的歌声像一条河流，永远在北碚流淌。

诗词春秋

## 写在杨开慧故居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日子，我的心飞向了杨开慧同志的故居

■郭久麟

长沙监狱，你忠贞的誓言把黑牢炸塌。

问问窗前的桃树吧，  
问问庭前的栀子花，  
多少酷热的夏夜，多少严寒的霜晨，  
你的心血和热情，伴着豪情在挥洒！

为了让毛泽东更多考虑国家大事，  
为了让毛泽东更好地把未来筹划，  
你夜以继日地整理材料，抄写文件，  
一字字深情似海，一笔笔豪情焕发。

这样的笔锋怎么会停止挥动？  
这样的笔锋怎能不放射光华？  
今天啊，它正召唤我们向新时代奋进，  
它正激励我们把宏伟的远景描画。

栀子花

白雪一样皎洁，  
玉石一样明亮，  
比百合花更清丽，  
比玫瑰花更芳香。  
——板仓的栀子花呀，  
你为何这样美丽芬芳？

酷日喷火，你枝干劲挺，  
严霜匝地，你头颅高昂；  
匪徒逞凶，挖不断你的深根，  
战士归来，你又欢笑怒放。  
——杨开慧种植的栀子花呀，  
你为何如此坚贞刚强？

你洁白的花瓣似明月，  
反射着太阳的灿烂光芒；  
你圆圆的花朵似喇叭，  
把开慧的事迹向我们宣讲。  
——摘下一朵板仓的栀子花吧，  
永远戴在我们的心坎上……

## 敬礼，光荣的板仓故居

手捧着洁白的花朵，  
满怀着重切的敬意，  
我急急匆匆地赶到板仓，  
瞻仰开慧同志的故居。

敬礼，光荣的板仓大地，  
你最早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  
敬礼，英雄的板仓故居，  
你养育了我们民族优秀儿女。

蝶恋花的旋律，把我们带向峥嵘的岁月；  
战友颂的画面，倾泻着我们心中的情意。  
学习你，歌唱你啊，杨开慧同志  
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熊熊火炬！

手捧着洁白的花朵，  
满怀着重切的敬意，  
洁白的鲜花献给民族的英雄，  
深切的敬意献给不朽的战士！

## 真理的火炬

谁说你的笔已经停止挥动，  
谁说你的笔已经失去光华，  
不！我看见这大笔还在你手中高举，  
笔尖上，真理的光辉还在纵情挥洒！

想当年，磐石压神州，  
想当年，风雨暗华夏，  
开慧呀，你紧紧跟随毛泽东同志，  
挥动凌云大笔把时代的风云叱咤。

文化书社，笔锋扒开反动派的黑心；  
湘江区委，你用笔高举真理的火炬；  
韶山夜校，你呕心沥血培育农运战士，

心香一味

## 三代家风一脉传

■许华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永不磨灭、代代相传的灵魂、信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品德修养和为人处世，影响着整个国家国民的精神风尚。

好家风如玉璧，其纹路脉络就是家庭成员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好家风如根脉，其蜿蜒走向就是绵延后代的优良传统和道德品质。善良、勤奋、刚毅、果敢、孝悌、节俭，是我们一家代代相传的家风。

祖一辈节俭与勤奋。我出生于河南范县黄河滩头的普通农民家庭。家风淳朴，爷爷奶奶都不识字，却用朴实的语言和踏实的行动教会我做人的做事。很小的时候，两位老人就教育我们，借别人的东西不但不还要还，还要记得别人的好；不要惹是生非，不能倚强凌弱，更不能做违法犯罪和违背公序良俗之事。那时候，家里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生活窘迫，自己家吃饭都显得捉襟见肘，两位老人还时时接济邻居，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爷爷为人勤劳、奶奶生活节俭，具有俭朴清正的风骨。他们以一种不经意、不张扬、不显眼的方式，用一言一行，给孩子们立下做人规矩、成事规范，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们前行。

父一辈刚毅与奉献。我的大伯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我们村当时是县里的模范村，大伯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去县里开会，他总是自带两个窝窝头和一块咸菜，不占村里一分钱的便宜，是村干部的楷模；二伯“闯东北”来到黑龙江绥化，在黑土地上带领村民耕

田种地，以忠厚正直、脚踏实地、仗义刚正的“好党员”“好村长”著称；我的父亲16岁时来到辽宁抚顺龙凤矿，是一名矿工，千尺井下，苦干实干，成长为一名工友敬佩的党支部书记。从记事起，父辈们那种坚韧不拔、勇于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我。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的人，是一个孝敬老人、和睦邻里的人。家风，就这样与我日日相伴，浸润我的心。

孙儿辈坚定与拼搏。那些藏在祖一辈、父一辈言传身教中的观念，以及形成的“不成文的规矩”、为人处世的准则和要求，正是我们的家风。家风，是一句话中蕴藏的道理；家风，是一件事中昭示的规范；家风，是时时处处自身言行中展现的形象；家风，是一生一世传承和守望的精神，是激励我们成长的力量。现在，我们孙儿辈长大了，无论是远在天南老家的、远在黑龙江的，还是辽宁抚顺的，都在良好家风的浸润下成长成才，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其中多为党员干部。变化的是岁月，弘扬的是家风。我们都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崇尚勤勉清廉，反对铺张浪费；崇尚仁爱宽容，反对欺诈骗钱；崇尚勤勉耕耘，相信播种就有收获。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的誓言，弘扬着善良、勤奋、刚毅、坚韧、孝悌、节俭、拼搏进取的家风。我们也将教育、引导我们的孩子，让良好家风在孩子们身上一脉相承、代代赓续。

“忠厚传家久，初心继世长。”家风，沐浴我成长，并将浸润我的一生。

《花繁》  
静思篆刻

沧海观澜

## 红墙上的雪

■张园丽

雪恋上了北国的天，飘飘扬扬地撒在古老的城墙之上，为朱墙披上了披风。

间或有几个柿子孤零零地挂在枝头，黄白、红墙、白雪，更有古树的枝干无遮无掩，彰显着生命的遒劲，远远望去，自有一番水墨丹青的惬意。

撑一把伞，穿过古老的官墙。故官本无言，大雪吞没了声音，更添两分寂静。

转角就到了另一个宫殿，多少飞檐，见证过王朝更替，看过人世间的几多荣辱，而今，在这大雪之下，不过挂了一排冰锥，似谁家院墙。

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却不能有自己的名字，在百年前的宫殿里最要不得的就是个性，而今，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却也能在官墙内寻一抹历史的踪迹。

看着那朱墙，人像是着了魔，止不住地想触碰，却怕惊扰了这里的故事。于是只好离开一段距离，留下一抹剪影。

呆得久了，便觉得有些气闷。

朱墙高大，连看到的天空都成了四四方方的，像是被谁推住了，非要人做一只观天的蛙。

不知从前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一入官门深似海”的绝唱。故官无言，似乎看穿了我的恐惧，但他只是静默着。

胡乱走了一气，不知走到了哪里，竟看到一棵还有绿叶的树。大概是叶还没来得及落下，被忘在了枝头。那树应该是年纪很大了，还攀上了官墙，连弯曲的弧度都露出几分生命的不屈，挣扎着奔向蓝天。

红墙、绿叶、白雪，在那瞬间，一种生命力扑面而来，竟让人有种想落泪的冲动。

私以为颜色过浓则太显艳俗，可在今天，却数次被红色所震撼。也许正是因为这雪中，浓与淡映衬起来，才更显本色。

古老的宫殿静静地卧着，也许只有偶尔的拜访才能牵起几分思绪吧。

缙云风物

## 回望缙云山

■杨力

每次去到缙云山，都想为缙云山写点什么。

要去缙云山，得经过北温泉。北温泉离我的老家——北碚团山堡不远。儿时，我喜欢和大人门一道，花几分钱坐两站车，去北温泉泡温泉。躺在温泉水里，大人们是享受，小孩们是嬉闹，闹够了可以眺望远处的缙云山，想得最多的是山上有没有猴子。

缙云山的野猴不多见，见得更多的是煤炭。小时候，我的两个舅舅为了谋生，天不亮就爬起来，走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缙云山挖煤。有一次，我闹着要去，坐在挑筐里，两个舅舅轮流挑，一边放工具一边放我，喘着气把我挑到半山腰上，小煤矿就建在那儿。两个舅舅干的都是运煤渣，推着沉重的矿车在矿洞进进出出，山风凛冽，矿洞前燃着一大盆炭火，两个舅舅光着上身，每倾倒完一车煤渣就要到火盆前取一会暖，然后哈着气钻进洞里，如此反复几次，黝黑的身体已糊满煤泥，黑黢黢的脸上只有两只眼睛黑白分明，十分辛苦。

中午休息的时候，舅舅和工友们都啃着简单的干粮，我一边玩石子一边不着边际地问，这样挖下去，会不会把山挖空？工人们都不说话，只有大舅舅站起来，抱起我指着远方说：“好好念书，今后走出大山就不用挖煤了。”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初，两个舅舅不挖煤了，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做起了蔬菜生意，把各地蔬菜送上重庆人的餐桌，虽然同样很辛苦，但腰包却鼓了起来，并用赚来的钱买了卡车盖了新房。后来听说小煤矿正被有序关停，两个舅舅先是静默，继而很放松。小煤矿曾经解决了大家的温饱，但无序开采总让人心里不踏实，是改革开放，让生活在山沟沟里的两个舅舅看到了希望，实现了生活初步富裕的梦想。

我工作后，隔几年就会回一趟老家，去北温泉泡温泉，然后去缙云山爬狮子峰。两个舅舅虽已年迈，但仍会陪我到山腰，他们在那儿歇息，容我一个人去爬狮子峰。好几次我半真半假地说，如果可能，我也用挑筐挑他们上去，一边一个舅舅。这话一出，两个舅舅都大笑起来。

最近一次去爬狮子峰，青石板的路，已被岁月磨得锃亮，旁边的泥土、草木，依稀还是昨日的模样，但又不尽相同，越接近山峰，越感觉到岁月的力量。

爬上山顶，狮子峰没变，变化的是远端的风光。鸟瞰山下，所见已非从前。曾经以生产仪表著称的北碚城，已全然换了模样，靓丽的城廓，经过城市设计者巧夺天工的布局，已变得崭新而大气，山岭下的新北碚，已然是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北碚变了，变得真切而不敢相认，变成了游子思乡的一道风景。

回到山腰，两个舅舅心情怡然地喝着茶，一脸舒坦。刹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说想挑两个舅舅上山他们会大笑，为什么看见山间的泥土和草木会觉得熟悉又陌生？因为缙云山在变，时光早已修补了曾经的伤痕，生态保护让这儿变成了金山银山；北碚也在变，不仅被誉为“温泉故里”“山城肺叶”，更是美丽山城的一张城市名片。而更大的变化在人，是如我舅舅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北碚人，他们涌立潮头敢于拼搏，用双手建设家乡，脚踏实地，成为了时代的主人。

每次离开缙云山，都忍不住反复回望。那儿有梦有希望，是我心中永远的故乡。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 讲文明·树新风 |

爱护环境 从我做起

北碚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宣